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rt History in Nomadic China

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艺术史系列丛书

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 民间艺术史

Art History in Nomadic China: Folk Arts

——宋小飞 /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Art History in Nomadic China : Folk Arts

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 民间艺术史

宋小飞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史 / 宋小飞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204-13228-7

I. ①中… II. ①宋… III. ①游牧民族-民间艺术-艺术史-中国 IV. ①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3414 号

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史

作 者 宋小飞

责任编辑 晓 峰

责任校对 杜慧婧

责任监印 王丽燕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吉 雅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 8 号波士名人国际 B 座 5 楼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625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 978-7-204-13228-7 / K · 669

定 价 50.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3946120 3946123

总序

总序

对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文明的研究而言，从历史、语言、考古、民俗等学科视角，已探索开掘多年，成果颇丰，迭出。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时代的发展，有关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文明研究领域一些新兴的分支学科亦初露端倪。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有关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史和艺术史的研究。许多研究者发现，若从文化艺术的领域切入，既能从特殊的视角还原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原貌和实物的真相，又能探微至游牧文明社会的内部结构中，分析其成因并探讨其功能，这是一个亟待开发的新领域。而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造型器物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将研究的重心聚焦到游牧文明的具体对象物上，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与理念，重现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文明的生活图景与话语语境，这种引人入胜、曲径通幽式的研究，正是我们这套丛书设计编撰的逻辑起点，相信它也会成为拓展草原文明研究领域的新的生长点。因为，通过对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雕塑、绘画、建筑、工艺、宗教艺术等造型艺术诸多门类的研究，可折射出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的琐碎细节，也更能呈现并还原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的真实场景和整体面貌，达到一种抽象的艺术理论与具象的游牧生活互动对话的研究效果。这种研究正是试图去认识、诠释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艺术，参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过程及彼此间的相互影响，这样的研究是有生命力的，是活态的，对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的反应会更加具体、多元，让已然渐行渐远的游牧文明的历史，重新“活”起来。

因此，撰写编辑一套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艺术史系列丛书，成



为我们几个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希冀。

研究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艺术史，原有的思维框架已不适用，如寻旧径，积久不变，无异自囚囹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要求治史者需兼具“才、学、识”三长，大概治艺术史亦不例外。仅以刘知几“三长”之要求，统观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历史，所谓“才”之特点，当是要求研究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艺术者首先要具备的，即我们平时所言，要有艺术家那种审美的直觉和独具特色的慧眼，能面对各种形式的造型器物，有独到的审美眼光；“三才”中，“学”之特点，是“博”与“专”的统一，既要对你所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有精深的理解，又要对相关的边缘科学及整体历史文化领域，有自己的信仰及理论思维；“三才”中的“识”之所指，是一个学者所思所想、所述所论，是最能体现学术含金量之要点。研究者需透过史实的种种现象，特别是将发掘出土的诸种造型器物加以比较鉴别，不为表所象迷惑，不为“定论”所左右，通过自己一双治艺术史的慧眼，揭示其中的内在结构和本质联系，把“史”与“论”有机结合。这样，才能阐明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造型艺术领域内多种艺术门类之间的发展流变，既是其自身内在艺术规律发展之惯性使然，亦是外部社会发展变化接踵而至、不断冲击下双向选择的必由之路，是内外互动且交互作用的最终结果。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对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造型艺术领域的总体认识，集中在以下几点：

其一，研究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造型艺术应按以下办法进行时空界定。研究的时间界限为，远探新石器时代的造型艺术肇始的年代，今止于当代；研究的空间界限，以自然地理概念上的蒙古高原及周边地区为主，在对诸多造型器物进行比较研究时，兼顾中原汉民族地区及中亚、西亚地区之造型艺术品。因为区域性的限定，不能局限于狭小的天地，凡是中国北方游牧涉足的地域，在尽可能获得实证资料的前提下，均需关照。这是进行横向比较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更有可能凸显蒙古高原地区手工艺产品

造型器物的本质特征；研究的游牧民族包括，从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先民们，到史有所载的匈奴、东胡、鲜卑、回鹘、契丹、蒙古等历史上有典型意义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还有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关系密切的汉民族及中亚、西亚民族；研究的造型艺术门类，包括雕塑、绘画、工艺、服饰、建筑、宗教艺术与民间艺术，还包括艺术交流方面的内容。

其二，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诸多游牧民族，与生生不息的大草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大自然或曰大草原给了他们生息繁衍的空间。他们与草原的感情是常人不能理解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用简单的“天人合一”来表述，或谓言不尽其意。而延续过去我们对于自然“人定胜天”的误读，则更是南辕北辙。若从“眼见为实”的诸多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造型艺术品的实物分析结果看，我们能否对于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同大自然、大草原的联系，理解为“天人互益”的理念，似更为客观。如果这一立论成立，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的造型艺术品，多仿造自然的原生态动植物造型和他们对于“天”的感恩与敬畏之情。由此出发，对于某个具体的草原牧人所创造的造型艺术品，亦可剥笋抽丝，以流探源，发现其身后的精神资源和生生不息的强大动力场所在。

其三，我们研究具体造型器物的起始点，是面对至今发现的始自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地上、地下文物，它们代表了历朝历代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的诸多游牧民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总和，是我们研讨思考的逻辑起点和客观依据。这种接地气的实证研究方法，是我们努力坚持审慎考证史实、回归历史现场的治学态度，摒弃了过去那种用自己想象或理想中的“游牧文化”或“草原艺术”的先行观念，来代替历史中和现实中相对客观的游牧文化或草原艺术的研究方法。前者所秉承的线性思维模式，不论有意或无意，均与地方利益与时尚口号相重合，使得此前探索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艺术历史的研究，为非此即彼的各种利益牺牲夭折的现象层出不穷。同时，我们坚持的这种实证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从

艺术的视角，更加接近“游牧文明”之所以发轫、产生、成长、繁荣直至式微的生命循环的内在真实。如果通过我们的探索和努力，能对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社会发展的研究从文化艺术的视角提供鲜活的素材，补史之缺、纠史之偏，亦算完成心中夙愿。因此，我们的研究一反过去那种“以论带史”和所谓“宏大叙事”的浮泛文风，努力实践一种接地气的实证研究方法，是否运用得当和切实有效，有待时日的检验。

其四，从历史到今天，所有的民族，其造型器物创制的初始，均由实用而来，因为最初的制作均是为自己制作，是自身生存的需要，是为了生活之便使然。他们自己是生产者，同时，他们又是消费者。大自然里随处可见的石块、树棍儿等，都是人类为了方便而稍加改装就用来制作器物的天然材料。这些天然材料经过改装或修整，形成了最早的造型器物。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与生产技术的革新，逐渐发展起来形成规模的手工艺品生产流通的社会现实，亦缘于人们改善生活的需求和技艺发展的水平，恰如日本学者柳宗悦所言“美的方向在于同生活的结合……不能把非生活的美叫作美”。（柳宗悦《工艺文化》，徐艺乙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诸多游牧民族所创制的造型器物的情况，亦不例外。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诸多造型器物的功能发生了渐变，即逐渐从单纯实用的器物，向兼具审美与实用双重功能的器物过渡。这个过渡的时间，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诸游牧民族中，依其存在使用的时间，长短不一。但与其他民族（如农耕民族）相比较而言，一旦这个过渡期完成，即此前本为实用的器物，脱胎成为纯粹审美的手工艺品，其作为艺术品的寿命往往更长些。因为游牧生活的迁徙性，因为草原文化的多元性，因为牧人信仰的包容性……总之，我们研究器物，回溯历史，还能从造型艺术的角度，折射出草原文明的多元层面和牧人审美情趣的演变规律。

其五，如果前述理论得以确立，则接下来的推论是：在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手工艺品，不论是工艺品、雕塑品或纺织品，虽然具有数量众多、品种齐全、用途广泛、物美价廉之特点，但就生产制造者而

言，鲜有大家名师的出现。许多源自草原腹地的农牧民所用的器物，虽结实耐用，但器物上均没有款识，不知何人所为，即是一个不注重名牌效应，而在乎实用价值的一个最好证明。所有的牧人都是参与者，都是业余的匠人；与此同时，他们又都是享用者，都是职业的牧人。即使是制作出精湛的手工艺品、美艳的服饰、感人的宗教雕塑和绘画作品的工匠，若考其出身，也多是来自普通的手工匠人。在广袤的蒙古草原上，因制作马具、靴子，或制作勒勒车、刺绣而出名的手工艺人，虽然他们具有牧人与工匠的双重身份，但他们和其他牧人无异，依然是生活在草原上，过着普通游牧生活的牧人，或者是牧人和工匠的身份兼顾。学界有些传统的研究者，似乎对这些民间的工匠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没有文化。可他们恰恰忘了，没受过教育不等于没有审美的眼光。或许，在我们以往的艺术史研究中，过分地注重大师之类的头衔和习惯于分析他们的作品，但对于研究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艺术史而言，恰是这种草根性，才是其生生不息的活力所在。过分重视载入史册的某个展现出艺术个性的大师的作品，容易以偏概全，不符合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艺术研究的客观实际，因为具有个性的创作，不是普通匠人所承担得起的。草原生活仅仅依赖名家名作，根本没有实用价值可言，审美价值亦显空泛。进而言之，具有个性的创作，并非通向审美之路的唯一途径，或许，正因为离开了“个性”，“共性”则被反复书写，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才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风格特征气息浓烈的造型艺术品。说到底，正是这些普通的、分散在民间的匠人，撑起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造型艺术的天穹。因此，我们应该眼光向下，最能体现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造型艺术品共性的东西，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所在。

其六，交流与融合，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造型艺术作品中凸显的特点。在造型艺术品中，特别是各类手工造型艺术品，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将诸多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造型艺术品之材料选择、造型样式、工艺技法等，形象地喻为“合金”，并不为过。草原文化的精髓就是“合

金”，恰是由于这种“合金”的特质，草原文化才坚固、才耐久、才性能优异、才丰富立体、才魅力无限，而与目前混乱的“伪文化”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对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造型艺术的不同门类，从史学的角度进行系统的梳理，亦是对当下在网络媒介的推波助澜下“文化一体化”现象发出的不同声音。同时，更能体现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造型艺术产品，于材料选择、生产工艺、交流传播、审美特色等方面多层次、全方位的包容性与扩散性特点。

此次参与“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艺术史系列丛书”撰写的诸位研究者，多是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默默耕耘了多年的学者，也有在攻读博士或做博士后研究中搏击在相关学科前沿且有学术追求的年轻学子，凭睿智的理性和活跃的思维，组成了这套“丛书”的结构合理的学术团队。所列专题，也是经过反复商议，希望从造型艺术的视角，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造型艺术领域的各个门类。基于上述种种理由，我们设计的这套“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艺术史系列丛书”共分九卷，第一卷《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雕塑史》，由温都苏教授和李崇辉教授联合撰写；第二卷《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绘画史》由徐英教授撰写；第三卷《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工艺美术史》由徐英教授撰写；第四卷《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建筑史》由刘伽博士撰写；第五卷《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宗教艺术史》由李东晔博士撰写；第六卷《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服饰史》由宋小飞博士撰写；第七卷《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史》由宋小飞博士撰写；第八卷《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艺术交流史》由刘伽博士撰写；第九卷《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造型艺术图典》由塔拉研究员编撰。

本丛书之架构旨趣，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及周边地区的诸多北方民族造型艺术的历史，来一个很好的梳理，选择造型艺术门类中雕塑、绘画、工艺、建筑、宗教造型艺术、服饰等几个主要的门类，进行深入的发掘和探索。由此，再反馈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历史、民俗、文化与宗教，揭示草原游牧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核心价值。

本丛书之写作性质，属草创开拓型的研究著作，也是进行学科领域拓展的新尝试。因之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艺术史系列丛书，尚无成书可资参照，尚无成型之理论可资援引，惟望此一砖之抛，引起同仁与读者的关注，吸引更多的研究者与有兴趣者，共同参与，合力拓荒，为研究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艺术尽一份务实之力。

为此理由，在我们梳理资料和集中撰写期间，承蒙史学、艺术、考古、理论等各界前辈和同仁无私的指导与鼓励，提供给我们大量的公开发表的专业研究成果及未公开发表的第一手文献、图片资料，成就了这套艺术史系列丛书。所以，掠人之美，不敢造次，文献图片来源均会一一注明，在这里也向他们深深地致谢。但许多文献资料和图片资料的所有者，除去注明他们的姓名与时间、地点、工作单位等简单信息外，未及附详细的介绍文字，在此也深表歉意。

最后，感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若无如此大之魄力，如此远之眼光，本艺术史系列丛书，亦无缘与读者见面，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地感谢，并非多余。

徐英 于塞北青城



绪 论

绪 论

0.1 概念与范围的界定

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民间艺术即是民众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上对生活美的一种表达，即民间艺术为民众服务。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民间艺术研究即是对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下层民众的民间艺术研究。在现时代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下，中国北方草游牧民族民间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形态表达，其发展与传承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本书中“民间艺术”是笔者研究对象中的重要概念，为了使读者便于理解，笔者特将此概念拆分对其进行解释：

1. 民间艺术

“民间艺术”是艺术领域中的分类之一，之所以称之为民间，是要与官方、上层民众、宫廷、贵族的艺术相互有所区别。对于民间艺术的概念，《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中“是指劳动人民直接创造并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艺术。它反映了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内容，表现了人民的审美理想 and 情操。……民艺的品类广泛，除了鼓书、评话、歌唱、器乐、舞蹈、武术、戏曲外，在造型艺术方面有绘画、雕塑、剪纸、灯彩、金银首饰以及其他工艺美术等”。^[1]还有的学者指出可将“民艺”理解为“民间艺术”“民俗艺术”“民间美术”“民间工艺”等。由于研究者的专业差异，对“民间艺术”概念及内涵的理解会有所不同，“广义的民间艺术包括造型艺术，即民间美术在内的民间音乐、舞蹈、戏曲、说唱等内容；狭义的民间艺术

与狭义的艺术概念即美术相似，即以造型艺术为主的民间艺术。”^{〔2〕}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方式、民俗活动等联系较为密切，而本书又是以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这就决定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的特征、形态、功能。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方式、民众生活环境、民俗活动等密切相关，这就决定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的形态特征可能不同于一般民间艺术形态特征。本书的民间艺术既有广泛的民间艺术含义也有狭义的民间艺术含义，这种民族民间艺术是以审美意识为主的民间造型艺术，其含义是指下层民众在实际生活中把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艺术组合形式的一种表达，其内涵比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形态内容宽泛。对于以往“民间艺术”的研究，大多数学者习惯从艺术本体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见物不见人，从而忽视了民间艺术的创作主体——民众，而这正是本书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即民众是对民间文化具有解释能力和理解能力的个体。

本书中的“民间”是指民间艺术创作主体生存的环境，这种生存环境需要解释透彻，才可以如此完美地释放其民间艺术魅力。本书主要是对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民间艺术进行研究，要想准确地对民间艺术特征进行诠释，需要回归到那个时代，也就是说要了解其文化生态，要对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等都要有所了解。但是，如何准确地对其进行描述和复原，让人们看见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艺术的辉煌历史，则成为研究的困难问题。另外，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是什么力量让其能够如此辉煌与繁荣？它一路走来，从最初的繁荣到后期的衰落和近代被全球化的同化，经历了哪些过程？这些都需要我们用民俗学、艺术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支撑才能够使民间艺术的研究得以圆满完成。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民间艺术，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即空间、仪式及对文化的重构，这样才能深入探究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生成的成因。我们的调查通常是在某一时期内某一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对某一民族或某一文化进行研究。陈述或描写某一特定地区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一般特征是可能的。^{〔3〕}另外，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民间艺术很多也产生于一定的宗教仪式或宗教行为，人们企望通过宗教仪式

来获取心灵上的满足，人们通过仪式祈求健康长寿、水草丰美、牲畜兴旺、狩猎成功等。宗教仪式的确满足了人们的情感、情绪表达，宗教仪式中的民间艺术的承载作用也凸显了出来。民间艺术在宗教仪式中特征的凸显及其鲜明的艺术风格，不仅是激发宗教活力的一种有力证明，也是民众推动民间艺术繁荣延续发展的有力推手。

对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进行历史记忆的恢复谈何容易，尤其是这种民间艺术，它和官方、贵族的已然不同，但也只有恢复我们的历史记忆才能发现其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因此，对其文化生态的关注自然显得更加重要，我们要重建历史重构历史，恢复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民间艺术文化，构成一种历时性研究，这样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的研究才能呈现科学性。

2.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

本书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主要是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从一些历史文献中可知，中国历史上的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由这几部分演化而来，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及周边地区生活过的游牧民族，其文化生态、社会结构均有相似性，且这几个少数民族所留下的民间艺术文化，也是我们主流文化遗产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书从时间上争取呈现一个历时顺序，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从不同文化对时间的建构到时间在文化中的基本性呈现中，我们可以全面探讨，使历时的文化提升到我们可以和前人做一个学术对话的高度。涂尔干一再强调社会文化建构使时间造成了它的限制，本书中可以看到虽然时间是社会文化建构的障碍，社会文化是建立在自然韵律基础之上的，但是也有建立在以人参与经验为基础的现象学之上的。本书中的北方少数民族只是一个相对大致设定的几个游牧民族。

关于本书研究范围的界定，因为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49%^[4]，各个民族之间文化差异较大，故本书特把在北方生活的游牧民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书中涉猎很多史学方面的材料，作者无法对过去的文化进行调查，因此可能在阐述民间艺术时会稍显单薄。

0.2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是一种不可能脱离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众的民间艺术，它在游牧民族民众生活中孕育而生。这些民间艺术的生成，表达了民众淳朴的世界观及他们对世界的渴望认知和对艺术美的追求，这些民间艺术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众长期生活实践积累的生活智慧和文化心理的表达。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承载了丰富的艺术文化内涵、民众生活智慧、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等，做此项研究是我们研究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的研究，无论我们从哪个学科入手都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近些年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对民间艺术进行抢救和保护，这就使得民间艺术开始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这对民间艺术极其有利，我们可以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民间艺术的形态及其文化承载者进行研究，弥补以往对民间艺术知之甚少的窘境。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社会科学的大力推进，最初社会科学发展不甚起色，现如今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民族民间艺术突破了以往对民间艺术的一般性描述，而开始使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全面、深入、整体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多层面、多角度的对民间艺术进行了解。

本书将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作为一种民俗事象进行研究，从民俗学角度切入，民俗学将会为其提供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以此角度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民俗学最重要的理论方法——田野调查，将为本书提供基本的材料，虽然说很多艺术已然消失或正在消失，但从具体的实际田野调查中，我们可以获取大量的现实材料，这可以说是坚实的材料依据。另外，本书摒弃以往对民间艺术只是进行一种描述性的或艺术审美式的研究方式，而是要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进行系统的、整体性的、全面的、综合性耙梳，以此探究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审美追求、审美思维、审美标准，并对这些特性进行分析并归纳总结。总体来说，它的价值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意义:

第一,推进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的民俗学本位研究。全球化的今天,如何确保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文化具有怎样的特殊性,这些均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究。近些年,对民间传统艺术的研究从民俗学学科来讲,又开始有了高涨的热情,但是,由于学科限制及自身理论方面的欠缺,从研究成果看只是对少数民间艺术做了浅显地研究。民俗学学科本身是对民众生活生产文化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学科,所以探究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更应该关注其下层民众的文化。“民俗的起源与传播是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存在,这种事实在老百姓那里被当作生活的日常行为而习以为常,不被注意,不受关注。人们认为,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是老祖先传下来的,于是他们就在言行举止之中继承和传递,将其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每天在实践,在重复,在不知不觉中选择和完善。……然而,起源研究一直是民俗学家关心的问题之一,当他们对民俗文化有自觉的学理意识的时候,就开始了艰辛的探索。”^[5]对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的民俗本位研究,我们要从学科本位出发,对其历时性的考察辨析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这样做出的研究才更具有可信性、科学性。

第二,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倡下,保护民族多样性及维护传统文化的延续性。随着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世界各国基本都按照自己的国情提出了相关保护策略,建立了保护机制。虽然我国这方面起步较晚,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也有自己的规则和做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6]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加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7]2003年,文化部启动了两项工程即“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开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和保护。进行非物质文化遗

产地保护和传承不仅能为民众提供一种认同感，还能增加文化的多样性，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对文化的保护更对文化的传承起了重要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众、团体或个人的情感和价值观的表达，是社会的小传统和风俗的实践，也是民族共同体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艺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蕴含着民众的民族精神及民族认同感，里面包含着民众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这些都对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有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进行文化解读，我们能在民间艺术内容上解读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大社会背景的文化传统的关联性，这些文化传统是以民间艺术为载体，延续民族文化性，与此同时，也延续了游牧民族的精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多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8]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起，各地都在搞一些类似祭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这些活动一方面使华人在心理上得到满足，有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让我们的历史有延续性；另一方面，这种活动的举办也能够增进年轻一代对中华民族历史的了解。

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是游牧民族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种文化创造、文化展演。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各国经济交流频繁，而文化的交流更是呈现一种单向化即国际一味推崇自己的文化一元，这就使得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有消失殆尽之象。游牧民族民间艺术地保护与研究，是我们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有力助手。另外，本书可以通过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的田野调查，对当代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传承实况进行调查，并归纳总结民俗学传承的特点，这些均表现了民俗学在这方面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同时，本书也关注了当代语境下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发展现状，突显了民俗学这个学科的现实意义及存在价值。

第三，反思民间艺术相关研究理论。民间艺术的理论值得我们探究，民间艺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种类逐渐丰富，资料的整理也分门别类，